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五四

春雨樓初刪稿十卷 董秉純撰

一

紉芳齋文集一卷 譚尚忠撰

一二五

紀文達公遺集三十二卷（文集十六卷詩集十六卷） 紀昀撰

一四九

野餘閣詩草二卷 吳仕潮撰

六二九

笑竹集十卷附秦知域薇郎集二卷 秦武域撰

六七五

春雨樓初刪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讀鄧志董小鈍先生傳深惜其據行狀僅論其政蹟而不一及其學術傳者之隘也先生爲謝山大弟子謝山固嘗以有用之才目之然所施爲僅僅止此先生有不屑者焉先生之大者在傳雙韭之學今其文集所載如論深衣論廟制及禹廟記繆之類皆深於禮者辨南寧三江請開復甬郡三喉之類皆熟於水利者記陳秀才事書樂平志張彥芳傳後浩氣吟跋與夫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祀書皆表彰節義者又如兩

春雨樓初刪稿序

一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次奉書某君論修四庫全書一謂當彙爲書目勒爲定本使後世作僞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一謂謬託於經而不可言經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皆工師游戲之筆又如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同之易吟其去畱當先著凡例此尤精於經義者也若夫粉社掌故如燕京三里河僻家灣鄞縣館及郊外殯舍不讀其集幾無人原其始者且當文網嚴密之時結埼文字存而未

刊其答范莪亭書述邵海老言他日盛行必在曝書亭之上又答蔣柳汀書有云禍患者天之所為豈人之所能避哉義正辭嚴讀之懷懷然有生氣然則傳先生即所以傳雙非而先生之文雖不及樗菴之彊健卓然有功於雙非雖樗菴有不逮焉斯集藏諸伏跗室久矣壽鏞爰取而付梓且著其學行焉抑考鄞縣藝文志曰紅雨樓文稿十四卷一名春雨樓集然讀其自序蓋年過三十之作春雨樓集蓋合先後著述而成者也今曰初刪稿又削其繁矣因並論之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

春雨樓初刪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張壽鏞序

鄞縣志本傳

董秉純字抑儒一字小鈍鉉之子受業全祖望好談政

治

齊佳士撰行狀祖望目為有用之才

蔣學鏞答小鈍書乾隆十八年

以拔貢需次京師久之補那地土州州判

猺獞雜處雍正八年始立漢官其俗喜唱蠻詞男女野

合甚至棄夫不顧其夫家知覺則採取毒草自戕秉純

乃親為曉諭

行狀禁蹋歌鬼師剷除毒草

蔣學鏞撰壽序集鄉耆

朔望講鄉約俗為之變那地山多田仄禾收甚歉秉純

出示兼種二麥編氓賴以活州治西南二十里有大山

春雨樓初刪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壓溪溪水穴山而出遇大雨水漲不能驟洩東南之田

常被淹沒秉純謀所以洩之之法并為築隄以防衝決

其地生員不滿十人童子應試者僅三人詢之則以應

考者惟官目子弟得與百姓不得列焉乃力勸土官破

格招徠那地生童始多

行狀在任八年

談歷權天河縣上

思州事天河自唐建縣以來士子未有肄業所秉純葺

文廟創建鳳岡書院延掌教集諸生誦讀作學規四條

一敦禮讓二明經術三習詞章四嚴賞罰揭之講堂俗

尚巫覡偽造符咒經懺立教主斂錢惑眾秉純嚴革其

習在上思見丁祭禮器殘缺儀文簡略卽爲增修州地閒曠民不知種命樹瓜蒞之屬以資食用且令陸地徧栽桑麻民皆得挾纊列生祠祝焉尋擢甘肅秦安知縣秦安風俗好爭鬪每因小忿不恤身家罹大辟者歲不勝計秉純刊布律例頒四鄉父老令其宣明勸化鬪風漸止城北十里有鎮子渠淤塞數十年力濬成之書院無資產時有作輟秉純集眾捐輸得千金買田五頃入之奇零沙磧爲民間所私墾而難責以陞課者勸令少輸地租歸作書院經費落成於乾隆五十一年春因題

春雨樓初刪稿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春雨書院復念各鄉肄業者遠不能集爲建隴城玉山河陽三義學五十三年以疾歸里卒年七十一

狀行

春雨樓初刪稿目錄

清郵 董秉純抑儒撰

卷一

碑記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春雨樓初刪稿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

卷五

贈序

卷六

疏引

卷七

志銘

卷八

狀傳

卷九

祭文

卷十

雜著

春雨樓初稿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清鄭 董秉純抑僞撰

碑記

樂平縣修慈湖書院記

樂平之有書院肇自元至正間知州事翟君講楊文元公之學所謂慈湖書院是也已而就圯越二百年邑令鍾君修復之卽以爲文元祠又其後太守詹公拓而新之規模宏整倍昔時則邑人李天培職志焉萬曆中金君忠士之宰樂也議改社學爲洎陽書院邑人王邦本承意創之東林黨禍作盡毀天下書院王氏子姓捐金上度支兩書院得無恙今復百餘年矣兩書院皆蕪沒予友今宰黃君允諸生某某之請復慈湖之舊而請予記予曰君可謂知本矣夫古者長民之吏未有不兼師儒之職田疇廬井桑麻歷久有代謝而詩書氣澤流轉無窮三代以降東漢循吏最盛其民遵循教化嘗至數百年之久後世吏與師截然分爲兩途爲吏者但知簿書而已矣刑名而已矣本無所挾以化其下而下之所以奉上者賦稅而已矣力役而已矣於是雖有卓異之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吏淳悶之民不過苟且相安於無事而去思之碑德政之頌則尤猾吏奸民塗飾耳目上下交相賊者之所爲今試執邑之人而叩之曰某令之前爲某令某令之前爲某令其知之者必其及身而見者也必其博雅君子也否則寂然無有能應者矣夫豈獨其民之偷則上之所以使民自不能忘者其道本無有也方文元公治樂時興仁講禮諄諄爲樂之人士昌明本心之學故其教化未有窮盡既蹶復起而金氏書院之成陸起龍爲之記溯源於慈湖之教序大夫之造士與所以講學甚詳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二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且悉故歷今或四五百年一二百年講堂絃管已無片羽隻籥之存而噓殘薪而吹剩火尙有如吾子及諸君之慕義孰非文元公之教澤流之甚詳哉卽今日吾子之不忘文元知樂人之不忘吾子於他日已故曰君可謂知本也抑文元公吾鄉之先師也碧芷鴻禧之館本心之緒言觥觥如也予雖愚下猶能憶其一二暇日庶幾與吾子及諸君次第及之

新建天河縣鳳岡書院記

今天下文教日隆省府州縣庠序之外莫不有書院慶

遠府凡五屬宜山附郭有龍溪書院龍江書院而李公書院則太守生祠也德勝鎮亦有屏峯書院河池無書院而學宮之前有義學思恩有環江義館東蘭初改流百務草創然州署之西特設義學惟天河自唐始置縣迄今千餘年未有創斯舉者我皇上御極之三十有八年代州張君健來署邑篆始謀於眾建義學昇得白金以兩計者百有六十適奉調入闕事未集以銀貯之訓導劉君撤闢改署河池予來承乏下車於明倫堂延接諸生堂頗頽敗訓導君僦居民舍及謁聖宮更荒落至

春雨樓初刪稿卷一

二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問書院方知欲舉而未暇也予重爲慨然今年三月葺學宮既竣乃買得民房一所其正中瓦屋三間立爲講業之堂其西建大門一座門舍一間東立菱舍三間繚以周垣定議於四月下浣藏事於六月中浣規模楚楚略具顏曰鳳岡書院以城東有鳳皇山也乃詔諸生告之曰古之爲吏者教與養並其職也故敬敷五教卽屬司徒之官後世岐而二之長民者曰吏而掌教特設儒官以爲之師後世又以官設之師形格勢阻而鄉黨中賢士大夫足爲一國之望者聚其族而尊奉之其效轉

盛於學校於是書院始日廣今以予之不德無以誨化
吾民而天邑又千百年來無書院宜乎吏與民之切切
於是也今書院創興矣吏之謝吾民者庶幾有詞矣而
下之報稱乎上方自此始諸生知之否耶夫古之爲士
及所以造士者經明行修是也今則專事詞章然文之
佳者湛深經術又其極爲載道之文固德行所流露也
予固願諸生砥節厲行以嗣響鵲湖鹿洞諸先哲然卽
以文章言必如何勤勉乃克日進乎高明以庶幾不負
張侯與予之惓惓而上報聖天子作人之化乃爲立學
規四則揭之堂壁而先書其略如此云

春雨樓初刻稿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規

書院爲士子讀書之所而讀書非但博取科名之謂也
謂夫經書所言皆吾身當爲之事足以取法而實見之
今日也顧五常百行備具於書無不宜法而在學言學
則禮師長敬朋友與夫講習服出入言語之閒尤切
要諸生果能體認涵養於此一無差失卽推之家庭平
日無差失卽推之異日立朝事上出身加民無差失如
此方無媿乎讀書無媿乎儒士卽無媿乎科名若徒記

誦古人之論說以夸文詞而博科第末務而已非學也
方今聖天子在上文教日隆故雖天邑之僻小猶得勸
興書院乃發軔之初猶恐諸生狃於故習惟知書院爲
會文之所而未講求乎實學故首揭以爲諸生告諸生
其勉之

右敦實學

古人爲學日有就月有將日知所亡月不忘所能朝而
受業晝而講貫夜而習服其次第有定也程期有定也
日之所業書之於冊或數日而校或一月而校勤惰工
拙按之歷歷可數是以其教不煩而業易進向見各處

春雨樓初刻稿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院不入院者惟朔望一至居其中者亦惟文期會集
而日無常定之課課無可稽之冊是職業無定程也勤
惰無主名也其何以申掌教之責今與諸生約凡入書
院先各循資力定爲常課使日有章程每月置考課冊
填寫所業每日執冊請掌教判日校課聽掌教不時抽
取背誦覆解月終掌教各就冊所書校其勤惰諸生務
不負此日月不負掌教之啓迪以力副此院創建之意
則從此精進雖讀盡古人之書力追古人之學亦易易
耳豈特工帖括博科名哉

右定課程

尙書朴作教刑註家謂夏楚二木學校之刑也然人心不古處束縛馳驟三家村中童子師能行之而黨庠術序輒以爲不便於是生徒及冠者師長卽不得以弟子之法繩之甚且稱字稱行儼如朋友豈師嚴道尊之謂然夏楚之設原以勵廉恥非必鞭策也苟能知恥則記功記過卽無異於華衮斧鉞掌教但於一月之終大書於榜曰某也勤記功若干某也惰記過若干黏之講堂俾邑長官司以暨通國之人共得周知某某之賢否嗚呼可不懼與 右嚴獎勵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固其宜也然近者又兼令賦詩則韻語亦所當習夫有其習之必有其師之所謂事不師古以克有訓非說攸聞今目不睹六朝三唐爲何物耳不聞劉曹沈宋爲何人輒欲效西家之鑿習東牆之笑何怪心日勞而藝日拙至於時文果能以六經爲根柢以子史爲波瀾何愁下筆無驅遣苟或不能則胸中無昌明博大之文數百首往來寢處於其中雖有刻苦之思何以自達諸生於時文向有所業但當選擇精粹厲其課程毋使閒斷以期至於日多日熟

至於詩亦須多讀俟讀至一二百首心目間已有詩之境畧趣味然後聽掌教命題於作文之日兼賦一律勿徒思生吞活剝草率搪塞也 右習詞章

全州新建湘源書院碑記 代陳牧

古所傳書院蓋肇於唐而莫盛於宋顧後世所稱四大書院者以予考之有南北宋之分焉北宋曰嵩陽曰睢陽曰白鹿曰嶽麓生徒皆極盛然自中原板蕩二陽鞠爲茂草故王厚齋謂今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並起齊名則又南宋之四

春雨樓初刪稿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書院也由是而言必有朱張呂陸之大儒而後有極盛之生徒有極盛之生徒而後書院乃極大則書院之廢興果係乎高閣大序講堂齋舍之整齊乎哉然以嵩陽睢陽之盛其後卒不復興者蓋臬比絳帳之無存遑問乎西序東榮之絃管可知王沂公晏元獻公之有功書院實不減於戚同文范希文諸賢哲而居牧守之職者當惕然自任矣予牧全之明年覽其山川之秀美土地之肥饒人材之適上且考其古今著述之善且富也慨然歎美其中州靈淑之磅礴側出而開三江五嶠之

榮光岳氣者乎奚爲作人之場闕若也既而翻閱志乘固有清湘書院湘山書院又有鳳坡梅潭明經瓊溪諸蹟屢興屢廢而清湘則宋柳侯讀書堂州人所謂柳山書院者理宗朝賜額清湘元順帝時齋舍滿二百十楹明武宗時再興修有燕居率性二堂有甲峯寸月皆軒也有熙熙侯賢詠歸靜觀育德秋高曲水凡七亭又有登春臺有應泉燕居室之外有杏壇而柳侯祠卽祀創始之柳公開也實極一時之盛宜其人文駢起直接道州之濂溪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予不敏無以承諸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後又清湘布局極大經制甚繁勢難克集乃於城北復購得舊宇一所改建而新之仍於左右構學舍數十楹其成也題之曰湘源翼後之君子恢廓而增加之者復清湘之舊而溯其源於此哉其經費皆州之縉紳衿士所勸堂舍既構富廣置田畝以爲束脯焚膏之費而諸紳復以書院最亟莫如考課學規請予詳定予惟學規豈有越朱子白鹿洞所列然聖訓精深學者或望而生畏求之不力因憶吾友浙寧董先生某宰天河時創鳳岡書院規則最明切乃勒朱子之訓於講堂附董先

生四則於後而建院之始末別鐫之石嗚呼繼自今吾全之人士將由柳山講學之風徽上追南北宋之盛則朱子之規訓具在固吾所望也否則守董先生所言而允蹈之其於清湘也不亦庶幾乎全之人其勉之

秦安縣三義學記

三義學者一在隴城曰隴城義學隴城漢縣名後不知何時廢至宋改隴城砦今改爲鎮而城尙存其半豈卽漢物歟蓋遠不可考已舊設巡檢司一員建置亦不可考乾隆四十五年裁去其署當變值前令列之藏吏之

春雨樓初稿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冊實則遞相授受而未售沿及予屋猶無恙客年春邑中置春雨書院延師集生徒會課而各鄉遠不克集者甚眾隴城去邑九十里竟無一人至至冬予偶宿此因思曷不以貯師徒而徒度置也商之三舍馬生之騏劉生奮漢延學生姜夢元爲之師於是願來學者不下三十人新正人日遂開學雖然學開矣而學舍固官舍也今歲之濟濟樂羣者安知明歲不售之人而寂寂也終吾之官此或不之輟後之人其將嗣而繼之乎是在馬生劉生暨諸生勉之矣

一在碧玉關關居縣之西北而隴城則東南相去百六十里去縣則百里凡上官之自通渭入秦者冠蓋所必經向設館舍以棲騶從予過之屢矣昨歲仲冬候迎觀察使者循信信焉有雷生天植者愿人也來謁語及居停顛末潸然涕出怪問之曰舊產也二十年前行省中丞過此當事借營行館添設門屏既過不復撤請之兩年始命改作工方勳州刺史來問何以撤對以將營肆大怒咎而強委之值言之貌甚戚予憫之曰若其還值而歸若業何如曰二十年矣豈望返而再貽之屬儻以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惠得記其事俾後人知此地之由來即幸甚予歸詢之吏而果初給生價三十有六貫今以歷有補葺增至六十貫每新舊尹授受以抵閒款予甚非之夫上官之臨吾境歲不一二至至不過一宿或一飯而去而屋中經歲虛無人必易壞壞則修而增其值以貽之後人事豈有終極乃檢俸而捐其價改爲義學如隴城制并記雷生語以酬其願他日仍得借爲行館而終歲聚師生其中無虞朽蠹豈弗一舉三得案志書關名閉門不知何時改曰碧玉因題之曰玉山義學

去玉山而南六十里曰郭家鎮俗名郭家嘴以山自閉門至此斷爲山口也民居數百家有集有肆有鄉學曰阿陽義學而無師生其創始亦無考舊亦借爲行館供茗粥於是即其所延師集徒一如玉山之制是謂三義學其講堂學舍皆另有冊掌於縣吏其脩脯皆撥自春雨書院發當商所營之息之內而玉山阿陽兩處無馬生劉生者爲之糾集董率又方創始故今歲生徒落落其最盛惟隴城云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縣董秉純曰三代之隆上自王公國都以及庶民之里黨鄉社莫不有學然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皆鄉學惟建於國中者曰國學曰太學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漢唐以來太學極盛州郡之學無聞宋之時郡縣皆設學又有所謂書院者學則官師掌之而書院則鄉之賢士大夫自以其學相傳授其盛乃返過於官設之學元代不少減當明之初太學則合天下之舉貢俊秀卽已成進士而未仕者皆入就學而郡縣之學分設長官其弟子員有定額曰學生則官廩其衣食曰增生自學生而廣之曰附生又自增廣備設然皆由

鄉學生遞次升補於是鄉學爲最備中葉以後日就荒州縣各聚其治之俊秀而試之上於郡郡又試之以上於提學使者而鄉學乃替矣然其制極古其法最善有教民之任者必自鄉學始今秦邑既有學校長官有書院而又於各鄉設義學法云備矣雖然此治法耳若由法而深究之則邑大夫之躬行倡率者宜何若其師之訓弟子者宜何若其弟子之習其師之傳者宜何若方累幅書之不盡是在予與二三師長及羣弟子之交相責而已矣故因記三義學而并及之可不勉乎

霖雨樓初稿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修天封塔碑記

代李鶴峯閣部

乾隆壬申予典試浙闈已卯以江南督學移兩浙凡浙中名郡邑其山水之佳麗形勝之阨塞與風土人物當別擇識記者或再至或三至略得梗概亦古者采風之遺而使者仰體我皇上省方問俗爲斯民修舉振興夙夜乾乾意也辛巳夏前知姚州四明屠子可堂以門舊謁予武林且請爲重修天封塔記秋以科試再至甬上去城十里而近即見所謂天封者峩峩巍立雲中已入鎖院繙志乘諏詢當事諸君塔之所由建及命名及修

造及地理文獻所關詳且盡而今茲幾圯重新則甲子秋颶風是故越十餘年邑人洪朝枚與寺僧靜月各輸募得千金屠生之父庶偕前輩范君從律與郡紳士列呈大府以次飭取屬邑各鄉戶又輸得千餘金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塔告仍舊即屠生請作記者予作而歎曰是何鄞之人好義者多也夫塔梵言所謂浮圖也浮圖言儒者不道因推爲形勝更推爲文運然則又與浮圖何與是故由前之說當道及洪屠諸君所不急由後之說彼靜月又何無事而自擾也班孟堅之賦西都曰國

霖雨樓初稿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惟茲塔建千餘年基業遠矣經前輩之風流久矣予讀東沙張氏嘉靖重修碑敘梅林少保檄咨周守及時鄉先生太保尙書聞公總督侍郎口公而大司馬卽東沙公也其下尙十餘人終以住僧成正不誠所謂先疇舊德哉宜鄞之人奔走急急也而論者欲以浮圖少之形勝鎮壓之說私之則諸君子之古義盡晦矣今天下治平百餘年功德休養生息涵煦宜有以長淳風敦古處康雍以來國家有大興作河防海塘富民大

賈皆襄力不倦比年直省大吏奏各州縣民願自輸錢修築城隍所在多有予以校士之故旌車四歷竊願與吾民宣上恩德慶治化之成而鄆之人禪宮一塔徒以先澤之存不忘踵事數千金並集況其大焉者乎是不可不有以記之不然金塗銅綠峙水流山釋子之妄談形家之詭論耳天子之大臣守土之命吏當止抑而掃除之安用大書特書爲哉

創造鄆縣城隍廟碑記 代鄆令張君

三禮祀典不盡傳於後世而後世壇廟之祀至於荒謬

春雨樓初稿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會不可糾詰獨今各省府州縣之祀城隍蓋卽社稷之屬而古禮所謂地祇者其典最可信夫五嶽視公四瀆視侯則省府州縣之城隍各視乎省府州縣之官屬無可疑也予以乾隆癸未宰寧波之鄆縣下車謁城隍廟則旁附於郡靈佑伯之東廡無專祠心甚異之旣而詢於父老則曰邑附於郡非別有城隍故神亦宜附予益不以爲然因翻舊志鄆在漢爲鄆隸會稽郡唐武德四年以句章鄆鄞地爲鄆州八年州廢爲鄆縣隸越州是前此鄆邑並非附郡也開元二十六年始立明州而

分鄆地爲四縣吏之然時州治實在今之小溪鎮猶未附也長慶元年始并州治於鄆城則前此邑固自有城隍神固自有廟而後乃廢之也自是期望謁神卽耿耿今年某月有諸生李某來告將創縣城隍廟而以其遠祖某公之宅之基爲之予甚嘉之率首先捐薄俸而董事某某等亦各願輸金勸助以俾於成會予內遷不及見功之竟也而董事暨李生猶以先河之功必於予乎記之予惟縣之城隍福卽縣之令其廟卽令署也令而無署不賢者必作威福以暴役吾民其賢者民又必樂

春雨樓初稿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赴工趨令伐鼙鼓如子來以供其役而成其事今以聰明正直之神顧使之寄於廡下如萬公然而其民莫有伐鼓子來樂於赴工而趨事宜乎諸君之亟亟也惟予莅茲土五年矣其民安予之拙而予亦以拙自安無一瓦之覆一椽之飾以煩吾民而客歲奉命修築城垣造敵樓厥工甚鉅而課程僅三月今年諸君又勤勤於城隍之廟可以知鄆之民其急公易使教化之可行而風俗之成也抑王荊公有言教化可以美風俗而今之吏勢不能以久然則能久於茲土而可以至民於善而

又秉其聰明正直之德以化夫急公易使之民吏固萬萬不能與神頡頏也古禮重社稷之建而推及於城隍或此之謂乎於是本其意以記之

創建郵縣會館碑記 代屠雁湖

吾鄉風俗舊有小鄒魯之稱同居里巷相友助扶持至於客塗旅次握手班荆古誼尤切乾隆十六年邑人章某陳某賈京師日久覩自故鄉來者乏會聚居停之所為殷然動念糾同志四十有八人即所從事設例捐金而營其息積五年得白金以兩計者三百五十告之范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某楊某邵某亦忻然復集所善二十六人共為襄力因徧告鄉人之居都下者相率樂輸至六百八十餘人而而君復貸其肆中執藝諸人貯公之款助之總其數約千金矣遂以六百六十金買正陽門東三里河薛家灣民屋一所其舊主人吳姓大門南向入而左有重門焉由是而堂堂之後為正房皆南向堂之前為軒北向翼正房者為東西廂西廂之耳又有房焉其後為庖湢之所為藏貯之庫又房側前軒之西則以樓守者乃塗墍之丹雘之數月落成適吾友董君抑儒來居是屬其條

定規則并可善久長者於是履端之團拜有所神祀之燕享無幾而吾儕會禮闈需選部觀天顏者均得解鞍息駕於是乎處無賃僦之勞獲如歸之樂誼至渥也越至於今十有六年矣行之久而鄉人益喜其便陳君乃郵書萬里以碑文為請夫好義而輕利者君子所難能也今吾鄉縉紳之來於是者一歲之中不過十餘人三年大比多亦不過數十人而已而此六七百人者篤於鄉誼為謀其安倡之而罔勿和取之而罔勿應奔走糾集至於千金之多此豈有所利於已而為之哉欲不謂之好義而輕利不可得已然則有所操者約而所濟甚多者吾鄉之士大夫其樂於從事又當何如乎古人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此一役也吾鄉風俗之醇美誠有然已然何莫非聖朝治化之成故吾鄉人居首善之域者需被尤深為能推己以施於人相勸以義而無有沮止此不可不大書特書以永其傳若是館之規畫盡善已詳條例予不贅言也

上思州移建城隍廟碑記

上思州城隍廟互在州城東門之外半里許其初建時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可考夫以一州之福主不得正位中城而僻處荒郊其不合祀典理最易明於是乾隆四十二年州牧孫公泳議移建城內方創始遽遷去議遂格四十八年冬前牧楊公紹裘議踵其事集州之鄉長二十有一人給勸諭之簿民情踴躍願襄事者不下數十人乃越歲而楊又遷去予於春仲抵任詢悉眾議隨又集紳士四十餘人謀之復以請之郡伯均無異詞及秋乃召州之攻木者攻石者陶瓦者塗塈者發金貯材至九月漸次聚集而予又遷秩將去不克落其成也先於孟冬之六日構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架正梁豎頭門定垣址冀速歲事而學正李君訓導吳君暨紳士咸請一言以記事予惟三代而降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紛雜難據合祀典者落落惟城隍之廟則古地祇之祀信而足徵者顧聰明正直之謂神豈因人之祀我而降之福而人之崇祀神者若以神能福我而始爲之崇其廟潔其牲全以私意測明神又豈正人君子對越之本心然其實有適相合而彰明較著者即如移建斯廟孫公始建議卽以州牧超遷天津太守楊君繼之不三月假守思恩調邊去予自二月至今民安其

業更有餘閒訟庭之上絕無兇殺劫奪之案上廬大府執事歲復大稔豈非神之昭格蔭庇自下吏以逮合州士庶者哉至八月上旬晚禾既再熟惟收於降霜後者聞苦雨澤予與僚吏步禱於廟牒始發雷聲隱然繼而密雨達旦復大稔何神之響應若斯也夫神明者天也天不可以意度而朱子曰天卽理也理則一定不可移城隍之廟宜建於城中固理之大常孫楊二公暨州之士庶循理而行斯其食報亦理之一定者然則斯廟之成循乎天理宜於神人其感格至速其報施甚豐後之

春雨樓初稿 卷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斯州生斯土者知凡事有大常之理遵而行之吏皆得以循良最民無歲不樂有年不亦神人共慶也哉若斯廟之址基丈尺工費之數規模之閎敞製造之精良監督首事之若而人時尙未盡其詳請俟後之君子蒞此而觀厥成者更記之此不及

重修秦安縣城隍廟碑記

秦安之有城隍廟莫詳其自始考之志但見之祠廟卷中而略無一語識顛末予於乾隆乙巳冬來秦謁廟廟楹題之幾滿皆頌揚神之靈威而無記載事蹟文字可

案至於堂皇宮室頗修整無破敗唯黝墨已甚而前廳與正殿隔塞不相屬寢宮之前以長廊接正殿旁無牖過於幽暗當稍改治乃於丁未孟夏之望命工撤前廳之屏去正殿之中門聯前後重檐而覆其上爲一字又移香案入正殿之前陳設神牌祭器空前廳以爲拜禱之所規模軒爽內外聯絡又出侍從二像於前廳俾正殿不踳促其寢宮廊舍闢四牖西夾堂亦另闢南窗於是幽暗皆豁然矣又撤前殿西偏小屋一楹置焚帛之所其東亦有敗房二楹撤之而改爲主祭官致齋之所

臺雨樓初稿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於此北上固有僧寮聖母宮乃改設其門與前殿之檐略等包僧寮其內稍進再立門以別神宮宮之東畔別構三楹作大竈爲冬日賑貧煎粥之用於是自前殿以北皆整齊矣兩廡各五楹舊供十案吏像頗剝重裝之各設石爐一座儀門之上舊爲演劇之樓其下臨砌爲屏門嫌其偪仄乃移神馬於北牖內而虛其南通三楹而一之正中建門門內外皆空之亦令軒爽前殿之月臺甬道儀門外之甬道皆重築闌以條石弗使缺墜大門外固有坊稍丹雘之坊之左右各增女牆如屏而斜

障之其內各爲臺爲階坊正出爲級過街南爲照壁皆塹塗丹堊於是自前殿而前又煥然矣工始於五月歲事於七月既成董事某某等請予題楹子曰予方怪題者之濫而猶踴爲乎無已則鐫數語於石以記此舉之歲月庶補前人所未及俾後之欲求顛末於記載如予者得有所徵且備他日續修縣志之掌故其可哉抑予尙有說夫城隍三禮所謂地示也古人從無混入人鬼者而甘省蘭府譌以爲漢初之紀將軍斯則蘭之前哲黃蘭坡先生彭襄毅公辯之詳矣而各府州縣多仍其

臺雨樓初稿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誤秦州則有碑有題額有坊不一而足獨秦安無有此必前輩有特識者更革足爲法守惟五月十八猶以爲神之誕辰與金城天水同蓋更之未盡者彭襄毅曰城卽築土之高者隍卽浚土之深者城隍之生辰築城浚隍之日是也旣不得以紀將軍之生辰當之亦焉有金城天水街泉之城同築於一日而均以五月十八當之哉此世俗之傳會雖無傷於神之靈威顯赫而廟貌旣一新曷不正告之俾咸與維新乎是爲記

重修上思州名宦祠附入前牧戴公記